**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 / 林长生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
ISBN 7-80211-127-7

Ⅰ.南… Ⅱ.林… Ⅲ. 南京大屠杀—史料 Ⅳ.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731 号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

**作　　者:林长生**

**责任编辑:韩德江**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ttp://www.cctpbook.com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7.875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序 言 /1
## 引 子 /1

68年过去了，金陵耻，尤未雪，30余万同胞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难以安息，20万幸存者的悲愤之情永远也平静不下来。

##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 /1

68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屠杀的同时，日军还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了无比沉重的灾难。

## 第二章 虎口余生记 /13

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当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更无从知道日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让我改变了一生的道路。

## 第三章 铁证如山 /47

侵华日军的罪恶历史留在南京的城里城外，是日军带不走也毁灭灭不了的，已在中国人民心中铸成铁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怎样耍赖狡辩，血写的历史已永远记下日军的暴行。

## 第四章 三方面证人的经历和所见 /123

须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健在。

## 第五章 外国人目睹及其文字记载 /143

1.幸存者亲身遭受的迫害；2.外国人目睹的情况；3.加害者的坦白；4.掩埋尸骨的数据；5.东京审判的定案；6.最近在国外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

## 第六章 谷寿夫罪有应得 /183

谷寿夫系日本军国主义的鹰犬，武士道精神贯穿于他的整个军人生涯。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主张武力灭亡中国，于8月间率领第6师团来华，是最早参加侵华战争的将领之一。

## 第七章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 /197

日本最早军事当局为选择南京下毒手，并不单单是一次大屠杀的暴行，而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明确喧嚷——如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就得继续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

## 第八章 鸣冤诉讼之路 /217

我们是受害者，掌握着侵华日军的罪恶性事实，又有 13 亿人民作后盾，加上广大爱国华人华侨的支持，经过为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胜诉，为国雪耻。

# 第四章 三方面证人的经历和所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侵略军有计划地统一行动，采取最野蛮的焚尸灭迹的手段，竭力掩盖其罪行，当时和事后又控制其他国家的舆论，设置重重障碍，使外界得不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也使日本人民蒙在鼓里，还以为“皇军为大东亚共荣在国外圣战”呢？

然而，日本报纸为了鼓励“皇军圣战”的士气，宣扬“武道”，夸耀“战绩”，表彰“英雄”而刊登的消息，参加大屠杀的官兵们写下的战场日记、手记，他们自己拍下的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和电影，无可抵赖地记下了日本侵略者的一件件暴行。当时留在南京的第三国的教授、记者、传教士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曾在南京城里设立“安全区”收容难民。但日本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保护难民的愿望未能实现。他们作为目睹者，当场记下了日军的暴行，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近几年，日本有人否认侵略历史，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在日本、美国、德国又陆续发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日军侵略中国的资料，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加害国，比其他国家更为关注和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80 年代便普遍建立史志机构，抽调专家任职，制定工作方针，就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深入调查、取证，严格鉴别材料，在批判的基础上筛选，去伪存真，订成史料。与此同时，深入挖掘，整理历史沿革档案，使其与史料并存，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更具有使用价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也相继修志成功，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的一部分。

21 世纪的今天，不再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任意屠杀横行暴戾的时候了，也不再是 1945 年“八·一五”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而日军在占领区仍控制局势的时候。尽管当年日军有计划地按“命令”将各种档案、文件、报纸、杂志，统统付之一炬，卑鄙无耻地毁灭证据，为今天翻案留下了后路，但是，一部分证据已留在了世人手中。须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的土地

上，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健在。再加上外国人手中的资料，更加重了铁证的份量，是翻不掉的铁案。

首先听听受害者的血泪控诉吧。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经调查证实：集体大屠杀共 28 案(由我提供的蒋王庙诱杀俘虏一案除外)，对 315 起控告案进行周密调查后，确认被害人数达 19 万余人。证人有被害者本人、被害者家属、目击者和尸体掩埋者。他们的证词写明了时间、地点、被害人数和罪行事实，不容置疑。例如，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受害者之一——伍长德，就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在汉中门外屠杀中国军民 2000 人的暴行。

12 月 15 日，日军从难民区抓走几批男子押去屠杀，从外侨贝茨博士当天写出的一封信(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走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里拉出了 400 个人，每 50 个人排成 1 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和以下均请参阅《铁证如山》中有关部分。

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称：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零星屠杀中国军民 858 案，被杀害者达 15 万人以上，尸体掩埋达数月之久，证人有 1200 多名。据担任掩埋尸体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掩埋尸体 43071 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 112226 具。亲人受害者王芝如以亲身经历控诉日

军使她家破人亡的暴行。

当年身受其害、亲临其境者何止伍长德、夏淑琴等人。1947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每天都有数百人到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是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除了这些活证据外，慈善机关掩埋尸体的统计表和掩埋尸体的经手人也出庭作证，陈述掩埋尸体的时间和地点，再对照至今犹存的“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这都显示出南京大屠杀的真正面目。田中之流的日本右翼势力认是为非，以非乱是，诬赖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今天仍然幸存于世的受害者身上的刀疤枪伤能够虚构得出来吗？掩埋尸体的经手人和掩埋尸体的统计表，还有外侨的证据证词，每一个环节都能虚构得出来吗？那“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又怎么能虚构得出来呢？除了歪曲事实者能说出如此无耻滥



日军用军刀砍杀中国平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言外，谁又能信口雌黄地不承认这些证词是证实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呢？

1996 年 12 月，即南京大屠杀 59 年后在德国发现的《拉贝日记》能说不是第一手资料吗？受害者的证词和外侨的证词完全相吻合，还不能算第一手资料，那天底下还能找到第一手资料吗？上述两者的证词再加上又与历史沿革档案相一致，这不仅是第一手资料，而且还构成了铁案，不容任何别有用心的人歪曲、颠覆。

对于南京大屠杀，除了受害者出面作证外，还有参与或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记者、邮政工作者等人。

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外贺关次是隶属佐佐木支队的一个卫生队担架兵，自从 1937 年 8 月接到应征入伍命令，到 1939 年 7 月止，天天记日记，叙事详细，证实屠杀事实随处可见(下面[ ]号中的年月日为洞富雄先生所加，以下均同。用的是昭和纪元——引者注)。

[12 年 12 月 13 日] 33 联队的 1 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 2 到 30 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架刺杀中国兵 70 人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归西者，不计其数。

[12 月 15 日] 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到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12 月 17 日] 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距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13年1月12日] 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日]洞富雄:《大屠杀》第18至19页)

攻占南京的日军共计6个师团、3个航空队和1个海军舰队。陆军中支队、联队、中队之类,总共不下30支队伍。外贺关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队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担架兵,行动受到限制,不能像随军记者那样可以根据需要到各处采访。所以他看到的仅是中华门外、宿营地、太平门外、下关等处屠杀俘虏和平民的实况。因他是日军中的士兵,不含任何政治偏见,所以记得朴实、详细,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朝日新闻》1984年6月23日发表了一条消息,报道一个叫中山重夫的所见到的南京大屠杀的实情。他原是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谈到目睹情景时说道:

我在沿途看到的累累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体……我忘不了在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站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刺死。对于一刀未致死而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内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四个小时。

这是中山重夫所见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在雨花台附近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的情景,时间虽已过去了漫长的47年,但仍然是第一手资料,无可争辩地记下了真实情况。在这方面中国早已掌握到第一手资料。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中说:

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台地区的军民有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敌军扫射,哀声遍野,血流过胫,一片惨状。

关于日军12月13日在下关屠杀了大量市民的问题,第6师团所属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着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

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尸体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尸体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

该书由第六师团第 13 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所著，由日本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委员会编。高城守一所反映的 12 月 13 日下关大屠杀的情况，证实了佐佐木支队在那天屠杀下关军民的暴行，而不是像佐佐木到一少将所说："实际上是就理想地进行包围的歼灭战演习。"关于佐佐木的暴行，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里再叙。

赤星义雄在该书中又说：

12 月 14 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边进发，正好是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日军进入南京城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令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赤星义雄所见到的扬子江中及岸边中国军民的尸体，是第6师团在上新河等地所杀害的。此一暴行我已在《铁证如山》一节中论述过。赤星接着说：

看来至少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并在《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描述如下：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迷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感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见《丸》，1971年11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铃木二郎所说的是日军在光华门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惨状。

中国军队在城里准备进行巷战。但因唐生智下达了撤出南京而未进行。然而一旦被日军发现便当即一一屠杀。《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对日军在城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情景证实如下：

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戮死。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抛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2，第291页)

铃木二郎叙述的光华门里的屠杀与中山门城门外的屠杀情景不大相同。也与第16师团辎重兵仲烟靖七于12月12日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看到的屠杀的方法有些不同。信中说：

12月13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城门，堆积着数千袋土包，士兵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地排在一起，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大屠杀》第61页)

这150余名中国被俘官兵到底是怎样被屠杀掉的呢？仲烟靖七属第16师团，他说“好像是第九师团干的”，当然并不是他亲眼所见。记者铃木二郎却是悲剧的目击者。他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残酷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在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直向俘虏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迎宾馆)把我错当成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幅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见《丸》,1971 年 11 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12 月 16 日,东京《朝日新闻》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就俘虏中国官兵的"战绩"发出一篇新闻电讯稿,其中说: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城南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乎吃惊发愣,以致于我方由于人少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

这么多的俘虏,日军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横田记者曾在电讯稿中提到给这些俘虏吃饭就是大问题,但未报道处理结果。两角部队指的是第 13 师团第 65 联队。该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后来在回忆录中对处理这批俘虏作了回答:

屠杀事件从 15 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

甚至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的部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荻洲部队长荻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

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电训是"好好谋划!"这一道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一再请示后,发来的电训还是"研究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负责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暧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而易举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城内,日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到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而且,日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这 2 万俘虏。

……再说,无论哪一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结果什么都干了。(《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 398 号)

秦贤助说“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不完全准确,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接近南京城时便开始了。

洞富雄先生就屠杀2万名俘虏的请示问题提出了疑问,认为可能是一种误传。他说:

在秦贤助的回忆录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关于对2万俘虏的处理问题。据说军司令部曾再三请示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而中央态度暧昧,每次都命令“处理”。然而,我认为军司令部就处置俘虏问题请示中央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传。可以认为,军部就处置俘虏问题早已下达了命令,说是要全部“处置掉”(杀掉)。下级无视上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论干什么事情,军司令部似乎本来就无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况第13师团所属上海派遣军有像长勇那样的参谋,他曾放肆地说过,屠杀30万俘虏是他下的命令。(《大屠杀》第38页)

洞富雄先生提到第13师团属上海派遣军,分析是很对的。1992年12月19日,《港台信息报》以《南京大屠杀罪魁有新说》为题报道说: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谁?人们一般认为是松井石根,因为他是攻陷南京的日军最高统帅,他被判绞刑也是罪有应得,但问题在于当时真正指挥和约束日军行动的不是他,而是天皇的一位亲戚——朝香鸠彦亲王。

南京被围期间,1937年12月7日,朝香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月8日,朝香鸠彦抵达战地听取报告后,立即下达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密令,于是破城后大屠杀惨剧发生。

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松井石根在第二天“忠灵祭”后感到自身罪责重大,以严厉言词对朝香宫和柳川军司令官以及全体参加祭礼者进行了训斥。他边哭边训斥,强调部属今后要更加努力整饬军纪军风。事实证明毫无效果,其原因可能就在朝香宫、柳川和中岛今朝吾等人身上。

上面提到了环城和江边的部分屠杀,城内的屠杀仅略提及一点。城里是不是未发生重大惨剧呢?不是的,一幕幕惨剧令人



日军“试斩”后在擦拭凶刀

发指。

佐佐木元胜当时是野战邮政局长。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达南京时,在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悲剧的情景:

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数町(一町约合109米——引者注)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是在这被枪杀的。其中好像也有脱去军服而换上便衣的中国兵。(《野战邮政旗》上册,第216页)

佐佐木元胜所看到的是日军在中山北路至挹江门里大肆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是南京城里“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另一条是中央路:

12月13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5公里长)和中央路(通往中央门3公里的一段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